

勿卜生劇曲全集

鷹革爾夫人



金星書店刊行

824.9
A011

易卜生劇曲全集

鷹 苗 爾 夫 人

金星書店刊行

易卜生戲曲全集

傀儡家庭

芳信譯

一元五角

鷹革爾夫人

石靈譯

一元八角

小約夫

印刷中

羅斯麻商

印刷中

書名 鷹革爾夫人

著譯者

挪威 H. Ibsen. 作
芳信譯

出版者 金星書店

發行者 金星書店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四〇五室

一九四一年八月初版

實價 四元八角

外埠郵匯

序言

亨利·約翰·易卜生 (Henrik Johan Ibsen) 生於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挪威南海岸一個長岬的頂端斯齊恩 (Skien) 小海港邊。他的曾祖父是丹麥人，約在一七一〇年定居到貝爾根 (Bergen) 他的祖母文琪·迪司金登 (Wenche Dischington) 是個卜居挪威且已同化的蘇格蘭人的女兒；易卜生自己也願把他的許多特點，歸之於蘇格蘭的血統。他的祖母（名普蕾士芮 Plesner）和他的母親，馬利亞·高乃利亞·奧登貝，(Maria Cornelia Altenberg) 都是日爾曼種。據說在易卜生的體內沒有一滴挪威的血液，不過這種說法能否靠得住是不一定的。他的祖先大都是水手；但他父親璫特·易卜生 (Knud Ibsen)，是個商人。當亨利（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他似乎很得法，並且過着一種場面很大也許相當豪華的生活。但是到這位詩人八歲的時候，經濟困

難籠罩了家庭，他們不得不搬到小鎮的近郊一所比較小的農舍去，那兒他們在貧困與無依中過活着。

作爲個孩子說，易卜生似乎缺乏着活潑的精神以及普通的孩子氣的對於遊戲的愛好。我們要瞥一下他的家庭生活的主要的意思是由於他的妹妹海特維（Hedvig）他家庭裏日後跟她維持着關係的唯一的人，他把她的名子給予他所創造的最美的人物之一。（註）她說他所關心的唯一的戶外娛樂是「建築」——用什麼材料沒有說明。在室內消遣中，他最喜愛的是「猜」一個弟弟做他的同道。我們也聽說過他用硬紙剪成穿着奇形怪狀衣服的人物，把他們貼到木塊上，一羣一羣的或一行一行的排在那裏。總之，可以說他有個沒有舞台的玩偶戲院。在一切這些娛樂中，附會點說，可能的預兆着這位將來的戲劇家——創造的能力，對於玩弄技巧的愛好（這使得他在年青時就那麼熟的成了斯克利（Scribe）的學徒，）以及那操縱幻想人物的基本的熱情。他受的教

育是頂普通的，但包括一點拉丁文。最引起他興趣的課程是歷史和宗教。他沒有露出特別的文學傾向，雖然在學校作文裏他敘述過一個夢境那麼樣地惹他的先生注意以致責他說（使這孩子大爲悲憤）從什麼書裏抄襲來的。

他的主要的愛好是繪畫，他渴望着成爲個藝術家，但是他的父親付不出培植他的錢。（註）因此，在十五歲的時候，他就不得不開始謀生，到格林姆斯塔（Grinestad）一個藥舖裏當學徒，格林姆斯塔是挪威西南海岸的一個鎮市，在亞命黛（Arendal）和克里斯蒂安桑（Christiansand）之間。他在這兒比在斯齊恩的交接範圍還要窄些。他的出生地約有三千居民，格林姆斯塔只有八百。很難說他滿足於他的境遇的；這位矮矮的，黑黑的，沉默的青年似乎對於這小鎮的人士形成了一種冷酷無情的印象。他的名望還沒有被一種才能提高，他現在只施展那才能在作諷刺畫和寫人稱的諷刺文上。但是他找到了兩個敬佩的朋友，一個是海關關員克里斯多費·老倫支·迪叉（Christopher

註 他繼續弄圖畫直到三十歲左右。

Lorenz Due) 一個是名叫奧利·休勒魯 (Olé Schulerud) 的法律學生。

引起他的興趣和激發他的文學表現的第一個政治事件是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他自己寫道(註)『時代是非常地不安。二月革命，匈牙利和別處的動盪，斯賴士維戰爭 (Slesvig War) ——這一切在我的發展上有一種強烈的走向成熟的影響，雖然在當時以及其後很久還是不成熟的。我寫作響亮的鼓勵瑪革耶人 (Magyars) 的詩篇，籲請他們，爲了自由和人道的原故，在他們反抗「暴君」的戰爭中不要猶豫；我寫了一大串的商籲詩給奧斯卡王 (King Oscar)，就我記得的說，主要是鼓動他拋開一切瑣細的打算，不遲疑地站在軍隊的前面，出動去幫助在斯賴士維前線的我們的丹麥兄弟。』這些發洩的東西都只存在原稿裏，大部份是已經散失了。差不多在這同時，他準備着進克里斯獻尼亞大學 (Christiania University) 的入學試驗，他打算在那兒學醫；適巧拉丁文方面指定的書是薩琉斯特 (Sallust) 的卡蒂林 (Catiline) 和西賽羅 (Cicero)

的卡蒂林演說。『我吞着這些文獻，』易卜生說，『不幾個月之後，我的戲劇〔卡蒂林娜〕完成了。』他的朋友休勒魯拿了它到克里斯獻尼亞去，把它交給戲院和出版商。兩方面都遭了拒絕。但休勒魯自己出錢把它印了出來，在它問世之後不久，在一八五〇年的初春，易卜生自己來到了克里斯獻尼亞。（註）

卡蒂林娜大部份是用無韻體（Blank verse）寫的，到末尾處改成了有韻的揚抑（Trochaic）行，每行包含十三到十五個音節。那是極端年輕的作品，從傳記的觀點看是很有趣的，但實質的成就很小。在它裏邊要緊值得注意的也許是這樣的事，它已經表示出來易卜生傾心於那將揉進他的許多作品去的主題——兩種女性典型的對照，一種是堅強的果斷的，即使對於罪惡；另一種比較地軟弱，溫順，以及照普通字義說的『女性的』。

註 這是他自己的事序的敘述。據 Halvdan Koht (Sambøe Vaerker vol. X. P. i.) 則他在 1

八五〇年三月到克里斯·獻尼亞，而卡蒂林娜到四月方出來。

在克里斯獻尼亞，易卜生分住休勒魯的住處，也分受他的貧困。在他的改製卡蒂林娜的序文裏有一句很有意義的話，他告訴我們第一版的書怎樣被當做廢紙發賣，並且加上道：『緊接在其後的日子裏生活最最必需的東西，我們一樣也沒有。』他去到一家『學生工廠』，或如我們說的一個『吃飯的地方』（Crammeis）是一個叫亥爾特貝（Heltberg）的人開的，在那裏他遇見了他的一代的幾個領袖人物——邦孫（Bjornson）文翼（A. O. Vinje），和約納斯·里（Jonas Lie）在一八五〇年的初夏他寫了一篇獨幕劇，戰士之塚（The Warrior's Barrow），純出以丹麥詩人俄赫倫煦拉隘（Oehlenschläger）的感傷的且有些冗長的格調。它被克里斯獻尼亞戲院接受，上演了三次，但並不能裝許多錢到詩人的袋裏去。他的保羅·波騰——漢孫（Paul Botten-Hansen）和文翼合作，出版一種諷刺的週刊，起初定名叫Manden（人），後來借用瓦哈拉神祇的廚子的名子，改稱Andhrimmer。這刊物只從一八五一年一月維持到九月，他給它寫了一篇，在許多篇之中，諷刺的『音樂悲劇』題名Norma，或政治家的愛。因了這刊物

的銷數據說不到百份，它不能付給投稿人很高的稿費。差不多也就在這時候，他很艱難地逃過了因爲某種政治騷動的逮捕，可是在那騷動裏，他是沒有很深的關係的。

這時在西挪威的首府貝爾根已經有一種運動在進行，那將對易卜生的前途有着決定的影響。

直到一八五〇年，實際上是沒有挪威的戲劇的。那世紀的上半的兩位大詩人，韋紀蘭（Wergeland）和威爾哈文（Welhaven），在他們作品裏，沒有一點戲劇的東西，雖然韋紀蘭不止一次地用戲劇體寫過散文。丹麥演員和丹麥戲全部地支配着克里斯獻尼亞戲院；雖然鄉鎮上業餘的表演不什麼希奇，但一般地說來，作爲一個民族看，挪威人是缺乏着一切表演的才能的。挪威人道地的聲音（和丹麥人的不同）放在舞台上，挪威人自己也認爲好笑。微倖的很，大梵啞鈴家奧利·布爾（Ole Bull）不是那樣的意見。以天才的心眼，他看到了民族戲劇發展的時代已經來到；在給挪威國會的一篇有力的辯難中，他提出了這一觀點；他在貝爾根獨自負責建立起挪威劇院，給他這觀點以實踐

的效果。他判斷情勢正確到如何程度可從這樣的事實估計出來：在那些自動獻身於役務的粗疏的青年中，有着後來最偉大的喜劇家之一的納哈奈斯·布倫（Johannes Brun）而經理處雇用的第一個『劇院詩人』不是別人，却正是亨利·易卜生。

這劇院在一八五〇年一月二日開幕；易卜生加入服務（每年俸給六十多鎊）在一八五一年十一月。

照我們的見解看，布爾的英勇的事業的物質來源是難於置信地可憐地小。貝爾根只有兩萬五千個居民。公演每星期只有兩次或至多三次；最高的座價是兩先令。怎樣處理置景服裝方面的事是難於想像的。關於一部三幕戲，一八五二年演出的，我們讀到『裝置費用二十二鎊十先令，已經算是心滿意足了。』

易卜生和貝爾根劇院的關係從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六日繼續到一八五七年夏天——那就是說，從他二十四歲到他三十歲，他起先被雇了去『做那劇院的劇作者』，但是後來他從經理處接受了一筆每年四十五鎊的『旅行費』，叫他到丹麥和德國去研

究舞台演出，目的是，回來的時候，他得擔負『佈景指導』的任務——那就是說做舞台監督或演出者。對於這個任務他似乎是——的確他總是這樣的——極端的認真。貝爾根公共圖書館有一本書（據說，）載着他對他所演出的戲的每一個場面的仔細的計劃和全部的註錄，關於上場，下場，地位，服裝，道具等。但他不是個活潑的有才能的演出者。他一點也沒有他的繼任人邦斯蒂恩·邦孫（Björnstjerne Björnson）的舞台的魄力，邦孫，像一切偉大的演出者一樣，不僅能告訴演員做什麼，還指給他們怎樣做。也許是以爲他缺乏動力的那想頭引動經理處給了他一個幫手，一個叫厚曼·賴丁（Herman Lading）的，他對那人的關係是不大頂快活的。甚至傳說易卜生有一次向賴丁提出來要決鬥。

『劇院詩人』的任務之一是爲劇院每屆『成立紀念日』一月二日，準備一個新戲。在一八五三年那一屆，易卜生作了一部浪漫喜劇，聖約翰之夜（St. John's Night）。這是他唯一的一本未印行的戲。從那些看過原稿的人的估計看來，它似乎是空想的神

仙故事和近代喜劇或鬧劇的一種奇怪的混合。把它看做介乎仲夏夜之夢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和皮爾·靜 (Peer Gynt) 之間的東西，也許不算荒唐吧。在它的一個場面裏，似乎有着無誤的屈老王的王宮 (皮爾·靜第二幕第六場) 的插話的徵象，這戲沒有成功，只上演過兩次，下一屆的成立紀念日，一八五四年一月二日，易卜生準備了在克里斯獻尼亞演過的戰士之塚的改定本。一年之後，一八五五年一月二日，鷹革爾夫人 (Lady Inger of Ostrat) 產生出來——一件的確仍是沒有成功的作品，但第一次地顯出了一個偉大的戲劇家將要出現的確定的希望。

在一八七〇年從德萊士登 (Dresden) 發出的給丹麥批評家彼得·漢申 (Peter Hansen) 的自傳式的信裏，易卜生說：『鷹革爾夫人是一件愛情事件的結果——疾速地落入劇烈脫地開——我的幾首小詩如野花與盆景 (Wild Flowers and Pot Plants) 鳥歌 (A Bird Song) 等，也是歸之於那事件的。』那愛情事件的女主角現在可被指出是一個名叫亨利克·霍斯特 (Henrikke Holst) 的女孩子，她似乎長時期

地保持着新鮮煥發的神氣，洋溢的愉快，這個引動了易卜生，那時她才十七歲。他們的關係是十分天真的。並沒有超出很少幾次的偷偷地出遊，在貝爾根浪漫氣味的環境中，總是有個年長的女孩子做伴，帶着一袋糖梅子填補談話間歇的時間。『劇烈』的結尾似乎是在那女孩子的父親發現這些出遊的秘密，無疑地把她放到更小心的管束之下的時候。在這段軼事裏，有什麼東西引起，或怎樣的影響了鷹革爾夫人我不明白。不過這考證似乎是很確實的。這事件有點有趣的餘波。在他們愛情的年青的夢的那些日子，易卜生以一種羞怯的敬而遠的態度對待那『野花』對於這個木頭人也一定會笑的。他連她的手也避免碰到，一直用正式的客氣話『您』字稱她。可是在許多年後他們再會見的時候，那時他已是著名的詩人她已是中年的主婦，他本能地採用了親熱的『你』字，她也同樣回答他。他問她是否在他的作品裏找到她自己的面目，她回答說：『我真的不知道，除非在戀愛喜劇（Love's Comedy）裏那個有八個孩子一逕編織着女紅的牧師的太太。』『易卜生抗議，』厄爾·保羅申（Herr Paulsen）說，在他的Samliv med

Ibsen 裏，可以讀到這軼事的全部記述。那是很有趣的，那位太太並沒有，比我們所能的更多，在伊林娜·基爾登拉伏（Eline Gyldenløve）身上認出她自己來。

在鷹革爾夫人產生之後，大概不到一年光景，易卜生認識那位後來是他太太的女人。蘇散娜·黛·陶爾生（Susanna Dae Thoresen）是貝爾根的寺院監督陶爾生的女兒。（後妻生的）陶爾生的三娶太太瑪格黛琳·克拉（Magdalene Krag）後來是個著名的女作家。據說易卜生第一次拜訪陶爾生家是在一八五六年一月七日，（註）並且在他跟蘇散娜·陶爾生談着話的時候，他突然受了感動向她說：『你現在是伊林娜，但是到相當時候，你就要變成鷹革爾夫人。』二十年後，一八七六年的聖誕節，他給了他太太一本德譯本的鷹革爾夫人，扉頁上題着下面的句子：

『這本書毫無問題是你的，

你精神上是屬於亞斯脫勞的後裔。』

在鷹革爾夫人裏，易卜生從挪威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選取了主題。斯勿爾王（Snorre）

ng Sverre)的開始於十三世紀初的君主立憲，摧殘了挪威的舊貴族。那些大族一個一個的消滅，他們的產業集中在少數殘存者的手裏，那些人把他們的財產看做不受義務限制的特權。到了十六世紀初，貴族中的愛國精神和爲公心消失殆盡，同時那舊貴族在它面前敗落的君主政體，自己也完了，或竟說它已沒入（從一三八〇起）丹麥的王冠。農民在很久以前，也已失去他們對政事的聲音；因而挪威是低首屈服，了無生氣，聽着丹麥主子的擺佈。是在這民族最消沉的時期易卜生安放下他的悲劇，事實上那消沉比他

註 見球麗厄·伊里亞博士 (Dr. Julius Elias) 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號的 (Die neue Run-

dehau) 上做的文章，頁一四六三 佈拉姆博士 (Dr. Brahm) 在同刊上 (頁一四一四) 竟寫作這是

易卜生第一次跟他的太太會見；在挪威版的易卜生書信集裏，哈伏丹·考特 (Halvdon Koht)

的一條註裏贊助此說。但是易卜生夫人所告訴伊里亞博士的，似乎是說，在上述的那個日子，易卜生

『第一次拜訪她的父家這』軼事的條件差不多逼使我們揣想先前在別的什麼地方他已會過她。那是難於接受的，說易卜生，一切的人都是的，會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對一個女人說出那樣的話來。

表現的還要深切，因為構成劇情之動力的自由的渴望，反抗的騷動，都是詩人玄想出來的，或至少是理想化了的。鷹革爾·基爾登拉伏夫人事實上是當時挪威最大的人物。她出身最高，最有錢，還許是國中最有能力的女人。在易卜生寫作的時候，所知關於她的事，似乎不比這個再多了；因此在把她做成愛國與母愛間的衝突的犧牲者，他是詩化了的，不僅違反了正式的證據，甚且也許並無正式的證據。不幸得很，繼續的研討證明了鷹革爾夫人對於愛國志趣毫不涉心。她是個貪吝寡情的女人，渴求着社會勢力和優越地位而民族的感情幾乎動不了她的心。純出於社會的野心，毫無愛國的意味，她把女兒嫁給丹麥貴族的。不錯，她對於那自承是前瑞典攝政斯騰·斯多利（Sten Sture）的子嗣的農民所謂『北方山谷的青年貴族』（Dale-junker）的叛亂，給予過幫助；但說她把這個冒充的人當做她的兒子是毫無根據的。他的確做了她的女婿，因為，計算着他或許會成功，她會把她一個女兒許給他。這樣看來，易卜生戲裏的鷹革爾夫人，就其性格和境遇看，完全是詩人的創造，因為歷史上並未存在過叫那名字的那樣的人物。奧拉夫·斯卡